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 彥火

# 《戰爭與和平》

托爾斯泰新婚的最初階段基本上是美滿的。

索菲婭17歲，托爾斯泰30多歲了。年輕貌美的太太兼具相當的文學素養，自稱是「一個真正的作家夫人」。

她與他並肩工作，她把他的口述一字不漏地筆錄下來，細心謄清他的草稿。

據說，單是《戰爭與和平》，她便重謄過七遍。

之前曾受宗教魔魅折磨的托爾斯泰因愛情的滋潤，心靈得到極大的安慰。他自稱：「家庭的幸福把我整個地陶融了。」

以至托爾斯泰情不自禁地把索菲婭寫進《戰爭與和平》、《安娜．卡列尼娜》的長篇小說中的。

《戰爭與和平》的娜塔莎（台灣版稱：羅妲霞）及《安娜．卡列尼娜》的基蒂都有着索菲婭的原型和身影。

托爾斯泰有一句名言，是他寫作的座右銘：「人生中，也像藝術中一樣，有一件事很必要，那就是道出真實。」

他的作品特點是超卓的表現手法＋如實的記錄，這兩者所鑄成的藝術作品，晶瑩剔透，萬古千秋，永垂不朽。

在愛情力量的感染下，托爾斯泰寫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史詩：「整個世界的無數人物與熱情在其中躍動。在波濤洶湧的人間，矗立着一顆崇高靈魂，寧靜地鼓動着並震懾着狂風暴雨……」（羅曼．羅蘭，下同）

索菲婭嫁了托爾斯泰後，他們過着水乳交融的生活。索菲婭不光是保母、秘書，還是寫作上的好夥伴。

心水清的人都知道，《安娜．卡列尼娜》的「若干篇幅，似乎完全出於一個女子的手筆。」

這是托爾斯泰創作史上的巔峰期。

《戰爭與和平》是以1812年末拿破崙率領67萬、由12種不同語言、國籍組成的大軍攻入俄羅斯為戰爭背景。

當時拿破崙勢如破竹，長驅直入，俄軍因兵力相對地少，採取不抵抗政策，節節後退。

俄軍撤退之前實行堅壁清野，拿破崙在俄軍焦土政策下，損折44萬士兵，法軍剩下23萬。

戰役發展到這一階段，拿破崙大軍已損失了近三分之二兵力。1812年拿破崙仍鼓起餘勇，在嚴寒的冬天，直搗俄國首府莫斯科，並佔領了莫斯科。

他誤判俄國沙皇亞歷山大帝會妥協。

與期望相反，俄國並沒有投降。相反地，莫斯科全城發生大火，補給被切斷，加上法國國內又有人策劃政變，後欄失火，結果拿破崙只好匆忙掉頭撤退。

（讀《巨人三傳．托爾斯泰》札記，之二）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# 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上游重慶市朝天門碼頭

幹完一碗讓我味蕾爆炸，又讓我細悟人生的重慶小麵，我摸着小肚子，拉着行李，沿着長江邊，信步走向重慶的朝天門碼頭，準備登上郵輪，暢遊長江三峽。

朝天門碼頭可真熱鬧，舉目所見，大大小小的泊船處數十個，最矚目的當然是長達150米的郵輪，幾近十艘的郵輪彷彿座座小山丘，站立長江邊，雄奇壯觀；滔滔長江水上，則有點點帆影，悠然往來，逍遙自在。

此時此刻，佇立碼頭，朦朧中看到數艘官船緊靠岸邊，十數身穿官服的朝廷官員簇擁着一位儀容威嚴，岸然挺立，手執聖旨的欽差大臣，面對欽差大臣的，有十數位必恭必敬，跪拜着接旨的地方官員——這就是「朝天門」的由來——「迎官接聖」。上級有官員來重慶，或皇帝有聖旨、詔諭到重慶，都在朝天門碼頭靠岸，地方官也就到朝天門碼頭迎接。

重慶朝天門碼頭為什麼自古以來成為「迎官接聖」之地？因為它位扼兩條河流匯合處，一條碧綠河流自中國西北往南流，流至朝天門碼頭，和另一黃褐色河流會合；黃褐色河流，則自西向東伸展，在朝天門碼頭和碧綠河水會合後，一同攜手並肩向東滔滔奔跑而去。兩條河流一碧一黃，奔騰翻滾，賞心悅目。

碧綠河水從北而至，她洪聲疾呼：「各位重慶鄉親，我在此地奔騰多年，但人們多認識那從雪山走來，流到重慶已成黃褐色的長江，認識我的朋友卻寥寥可數，我心有不甘。」

朝天門碼頭對碧綠河水說：「您對重慶的貢獻我瞭如指掌，因為您，重慶自古成為中國西南部重鎮。」

●位扼兩江的重慶朝天門碼頭。 作者供圖

我站在碼頭，細心聆聽着朝天門碼頭和碧綠河水的情深對話，喜出望外，這一節中國歷史和地理課真有意思。

「碼頭大哥，您說得真好，您知道嗎？我和中國大多數自西向東流淌的河流大不相同，我的水流是自北向南流動的。我的源頭位於中華民族的龍脈——秦嶺，陝西省寶雞市，和秦、漢、唐的首都咸陽、西安，距離只有200公里，因此，我成為上通甘肅、陝西，下接重慶，溝通長江與中國西北的主要水道。公元前314年，秦國國相張儀入蜀消滅巴國，屯兵重慶，這是重慶建都之始；張儀更在您現在所在地的背後建造重慶最古老的城門——朝天門，用作『迎官接聖』，距今已有2千3百多年歷史，您說我多厲害！」

「『備問嘉陵江水媚，百川東去爾西之。但教清淺源流在，天路朝宗會有期。』這是唐朝詩人薛逢的詩句，從中可見，我是一條上京『朝宗』的『天路』。」碧綠河水引經據「詩」，為自己打抱不平。

「對啊，大家看，這碧綠天路就是嘉陵江，因為她，重慶自古以來成為中國西南重鎮。」朝天門碼頭以見證人身份說出真相。

今天的重慶，成為了國家省級行政區、直轄市。2020年，她的生產總值達2萬5千億元人民幣，位列全國第五，她的人口達3千2百萬，成為全世界市域人口最多的地方。「古渝雄關」，這本放在朝天門城門上的題名，象徵着朝天門碼頭對重慶的重要。兩江在碼頭交匯，碧綠嘉陵江在此匯入長江流域，勇敢堅定向東奔跑；滔滔江水，承先啟後，帶領着我們的重慶、我們的重慶人向前騰躍，躍向着更遠大的未來。

這就是我在長江上游，四川省重慶市，耳聞目睹的嘉陵江、長江和朝天門碼頭。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# 河邊走哪有不濕鞋

內地有關歌影視的綜藝節目，形形色色五花八門，每年內娛也是新人輩出，如雨後春筍的男女團，令人看得眼花繚亂；但，想晉身娛圈的人依然是「前赴後繼」，可以用「絡繹不絕」來形容吧！

星途真的是如此吸引嗎？不是說娛樂圈的水很深嗎！？在娛圈插科打諢多年的圈中人卻說：「娛樂圈是水深的職場之一，所以在圈中有着這句話：『常在河邊走，哪有不濕鞋』，道破圈裏不少事情的真實性一面，至於是否要走進這趟水裏，則是各人的思維及價值觀問題，並非『水』有多可怕，因為縱使是龍潭虎穴也有人要闖吖！何況任何職場，打工的手上亦有一張又一張的王牌，隨時可以使用，這張王牌叫做：『有什麼大得過我唔撈』！」

最近，內地的廣管局對電視台舉辦和製作的綜藝選秀節目，有了新的規例出台，事緣有粉絲為支持自己的偶像，不惜花費大量金錢瘋狂地購買廣告商的乳類及奶類產品，爭取多次可以投票的機率，結果這些有限期飲用的產品被倒掉，造成糧食浪費情況嚴重，有關當局不得不出手「制止」：「企業為着自己的商業利益，除了在節目中植入產品廣告外，更會制定讓粉絲參與的規劃裏要購買他們的商品，以增加其銷售量，電視台有廣告收益的大前提下，自然要予以配合，所以廣告商近年來如此大手筆在電視節目裏投放資源，如今這等做法衍生出的問題，也應由企業和電視台重新制定合作方式，任何營商者都要有社會責任。」

內地娛樂的製作人指出，內地的男女團被設定為「限時團體」，兩年後社會「被解散」，由新出道的團體取而代之，故此娛圈的「水深」之說，也包含着圈子何其現實、何其殘酷，進娛樂圈前，真的要充分做好與時間競賽的心態建設哦！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# 出新書

書展終於可以舉行了，其實近年我一直懷疑書展的意義，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多人仍喜歡看書，喜歡文字？相信如果問那些在書展開幕時排通宵隊，搶閘在第一時間入內的人，我是百分之一百知道他們為什麼搶入內，當然不可能是搶入去買本幾萬字的小說，不是買本文字風格獨特的生活札記，我亦從不會去書展，我去書展一定是為某些人而去。前年我是為一位早前病逝、仍努力出了本書刊的癌症歌手李明蔚。去年書展因疫情停辦，所有人努力地抗疫一年多，今年疫情在大家的努力下，暫且放緩，而書展亦重開。

今年我認識的兩位朋友先後通知我，他們會在書展出現，一位是從小便認識，有「史丹福媽媽」之稱的作家、兒童心理專家兼歌手陳美齡，今年她要出版繪本，她首次創作親子繪本系列的四本繪本。早一個星期她告知我：「繪本印好了！好感動啊！用了很多心血的繪本，希望能幫助父母們培養孩子們成為誠實、勇敢、善良和優秀的人。」我收到她的通知，第一時間表示祝賀，也真的很開心很感動，小朋友的教育便應該由此起，香港的教育界是否應該向她學習、向她請教，甚至請她任顧問呢？

●鄭啓泰、陳美齡（左）互相支持！ 作者供圖

另一位教我意外的是鄭啟泰，他曾經是我的鄰居，之後變成我的朋友，再之後他身邊的親人也和我成了可交心的人，關係比較特別，知道他非常努力非常積極地工作、生活，知道他曾多次帶隊往歐洲，有單車團、巴士團，又知道他是演藝人協會的積極分子，更是一位對人對事充滿熱誠的人。同時也喜歡杯中物，偶然，我們便蹤頭，三幾個人飲餐飽，跟他共聚是很開心快樂的！

他告訴我會出一本書，叫作《Oppa看風景》，邀請我去他的好友招待會，我和他話說也認識了十多廿年，他出書當然要撐，不過不是去書展，是老遠去到黃竹坑，天氣很熱，大太陽下去那裏找一幢工廠大廈頗惡頂，不過還是找到了，還見到很多朋友支持他，很替他高興，捧着他的新書，翻開第一頁圖片，是影帝古天樂和他在生日蛋糕前的合照，兩個大帥哥，已經很吸引！待我回家慢慢翻閱，發覺內文很吸引，這位兄弟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他的生活態度、社會情懷！而且有些記載的故事似乎跟我很接近很親切！

百家廊 宋揚

# 大地野菌

「食神」蔡瀾先生參加一電視節目，有人提問「世上最好吃的食物是什麼？」蔡先生幾乎不假思索脫口而出——「野菜」。野菌是野菜中的極品。佛家有語：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。」花花葉葉，皆為自然饋予。野菌救荒，亦可謂「一菌一天堂」——一棵野菌便是一個窮飢之人的整個世界。

蔡瀾先生對野菜之推崇屬萬食千蔬品遍後的返璞歸真，還是對野菜曾拯己之飢的感恩？未曾深入研究，不敢妄下結論。食野憶舊，蔡先生之語，倒是勾起我對家鄉雞樅菌和地耳的思念。

「3月的茵陳，4月的蒿，5月、6月當柴燒」，野菜有時令性，轉眼春過，野菜隱去，雨季來臨，各種菌子一股腦兒從土裏探出頭來，包括雞樅。

雞樅菌被汪曾祺先生定義為「菌中之王」。「雞樅菌」乃學名，另有「傘把菇」、「雞肉絲菇」等多種稱呼。雞樅菌開繁後，亭亭大如傘蓋，「傘把菇」取形似；「雞肉絲菇」也能自圓其說——雞樅菌桿長，像雞肉，手撕成絲。吾鄉蜀南曰「鬥雞菇」，委實想不明白：菇如何與雞鬥？簡直風馬牛不相及。是否可解釋為味比母雞——突出營養價值高呢？

抗戰時期，汪曾祺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。寫《昆明的雨》時，他有和雲南人一樣的自豪。他說雞樅菌在雲南並不難得，並以當地一個笑話為證——「有人從昆明坐火車到呈貢，在車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雞樅，跳下去把雞樅撿了，緊趕兩步，還能爬上火車。」四川人羨慕雲南人的口福，在四川，雞樅菌並不多見。田間地頭、腐木白蟻，逢雨才生。眾裏尋它千百度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驀然回首，也許就在小路旁，得來又全不費工夫。想得雞樅菌，天時、地利、機緣均不可或缺。

岳父去世後，我們把岳母接到城裏，她住不慣，吵吵着回了老家。種點蔬菜，餵點雞鴨鵝，夏季一到，找雞樅菌成了岳母每天的必修課。岳母捨不得吃這野味，凍在冰箱裏等我們。凍過的雞樅菌風味全失，我們打電話讓她自己吃掉，可過一段時間回家，冰箱裏仍是滿滿一大袋。普天之下，最美味的食物，哪個母親不是先想着兒女？某年暑假回家，正趕上岳母拾得新鮮雞樅菌，以南瓜葉擦盡泥土，洗淨，撕成小條兒，辣鍋爆香少許豬油，摻米湯煮沸。米湯之綿醇與雞樅菌之軟脆相得益彰，因有雞蛋加盟，味奇鮮無比。岳母也攤葱花麵餅。一口餅，一口湯，較陝西羊肉泡饃之美有過之無不及。

有酒樓視雞樅菌為茶樹菇等，將雞樅菌共青椒絲滑炒，卻是賤了雞樅菌。牛肝菌、羊肚菌、松茸、竹蓀等，均需葷配。一切菌類，能清水出味者，竊以為，唯雞樅菌。

除雞樅菌，地耳，也是吾鄉一絕。

地耳，學名「普通念珠藻」，四川名「綠菜」，西北五省名「地木耳」。因多在雷雨後出現，嶺南名「雷公屎」，似有不雅。法蘭西人講浪漫，認為地耳是雷雨後天上墜落的星辰，取名「墜凡星」。《野菜博錄》最無趣，叫它「鼻涕肉」，讓人如何下得去口？

地耳比泡軟的黑木耳更細更軟，晶瑩發亮，透光。陶弘景把地耳收入《名醫別錄》，是世上有證可考的關於地耳的最早記錄。南宋朱弁高度推崇地耳，說：「地菜（地耳）方為九夏珍。」被汪曾祺先生高度評價極具「人民性」的《野菜譜》，收錄了一首歌詞，名叫《地踏菜》，說的也是地耳：「地踏菜，生雨中，晴日一照郊原空。莊前阿婆呼阿翁，相攜兒女去匆匆。須臾採得青滿籠，還家飽食忘歲凶。」

地踏菜（地耳）在歲凶之年，讓人填飽肚皮。「地衣（地耳）救荒」的典故不是虛言，明代莊昶寫的《拾地耳》可作旁證——「野老貧無分外求，每將地耳作珍饈。」

地耳的吃法，袁枚和薛寶辰寫得最為誘人。《隨園食單》中的「葛仙米」也即地耳。「將米（葛仙米）細檢淘淨，煮米爛，用雞湯、火腿湯煨。臨上時，要只見米，不見雞肉、火腿攙和才佳。」薛寶辰則在《素食說略》中記述：「以水發開，瀝去水，以高湯煨之，甚清腴。每以小豆腐丁加入，以柔配柔，以黑間白，既可口，亦美觀也。」在袁枚和薛寶辰筆下，火腿、高湯均是配角兒，主角兒還是地耳，工序之繁讓人想起賈府的「茄鯗」。也許，重烹不重食，精緻的美食重在烹煮過程。

早年，鄉間小路的草叢中藏地耳，薄薄的一層。母親帶了我和妹妹小心拾回，多次淘洗去泥沙，用蒜苗略炒或與黃花菜一道燉肉湯，口感遠比現在大棚裏木屑塑料袋中靠菌絲生長的木耳細軟。許是餐風飲露之故，別具風味。

後來，我上學走過的小路拓寬了，成了能跑汽車的水泥路。或許，故園的其它地方還能找到地耳，但我們難得回家一次，且每次回也匆匆，離也匆匆，哪有工夫去草間尋它們！為品天然之美，人類將部分野菜馴化。規模化栽種後，雞樅菌成了農貿市場的暢銷貨，但是地耳拒絕離開山野，拒絕與人類科技合作，如今，離開故園的我想與它們在城市重逢，恐已成永遠的奢望。四方水土，四方食事；一季盛夏，一季野菌。難忘野菌，就是難忘生長野菌的山川河流、故園田土。野菌牽引着記憶，記憶讓人不忘來時的路。

人間草木，大地野菌。舌尖記憶最難將息。故園野菌延綿着祖祖輩輩的歲月和生命，在我的胃裏、肌膚裏、血脈裏恒久彌散着大地芬芳……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# 眼科檢查

那天去做眼科檢查，驗光師一向是實際的人，檢查全面，也不會常常叫你換眼鏡（其實愈換，眼睛愈難適應，也會愈來愈弱，令近視、遠視、散光等問題惡化），只是每年着你花幾百元驗一驗，也不會給你壓力要買眼鏡。

有次看到他枱面有瓶乳香精油，當然旁敲側擊他如何用。他說聽說對放鬆眼睛很有作用，他自己也常常用。其實太太用了幾年，近視減少了一百多。太太的方法之前曾介紹，就是做眼部運動，然後買電能發熱眼罩，滴精油上去，每天敷一敷才睡。

言歸正傳，我們不敢說驗光師枱上的精油很有用，不過也喜見他不是盲目信奉專業至上的人。今次因為太太剛吃完海鮮眼睛有點痕，濕毒經肝經出，眼附近有少少掉皮，他說問是否有濕疹，太太沒有解釋太多；他竟然說，你搽東西紓緩的話，也別選有類固醇，會增加白內障風險，而且多次強調。

他說來驗眼的很多小孩都有濕疹，而他的重點是提醒家長真的不要用類固醇。

我們出去之後，看到他的宣傳電視，除了播着訪問他的片段外，有一則是簡短的紀錄片，關於一個眼球玻璃體有問題的男人。他說要定時到西醫注射一些物質到眼球（聽到便毛骨悚然），但兩個月後轉趨模糊，不斷注射了6次，覺得不對勁，於是找了一個專醫眼的中醫。

我沒聽過中醫分科這麼仔細，看來是一位特別擅長醫眼病的中醫。紀錄片訪問他怎樣醫好那個男人，只用中藥（他甚至說不用針灸，怕影響病情）便把他的視力由四成恢復到八成。談了肝、腎和脾，引了古書，我們沒有太聽得入腦，但看他是學院派中醫，說得信心十足，也覺得中醫其實真的在很多範疇有獨到卓越之見。

想起驗光師老闆會在電視放此紀錄片，可能也是同道中人哩。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# 香港，人來人往

上周末，跟朋友去港島最南端的鶴咀徒步，回來時，在筲箕灣找了一間口碑頗佳的泰國餐廳。我們坐下來看菜牌，朋友點了眾人推薦的海南雞飯，我點了一份金邊炒粉和凍椰青。

多年之前，曾在峇里島的金巴蘭海邊，吃過金邊炒粉，那個味道留在舌尖上。如果菜牌上有，總會忍不住想再嚐一次。正是中午用餐高峰，餐廳的食客特別多。等餐間隙，周圍的餐桌很快坐滿了人。緊鄰的隔壁桌，像是一家4口，4張亞洲面孔，是用英文點餐，閒談也都講流利的英語。後面挨着的一桌，是兩個金髮碧眼的年輕女孩。一個把金髮紮成高懸的馬尾，另外一個，兩根清水素面的麻花辮垂在腦後。衣着清涼的她們點菜用的也是英語。稍遠一桌是4個年紀相仿的男生，說日語。着裝統一的深藍色工作服上，印有一行大大的英文字母及Logo，看樣子是一間知名日資公司的職員。我和朋友點完餐，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，粵語和普通話切換自如。其他的食客，亦是如此，在各自最習慣的語言裏暢快無比。間或，餐廳的服務生，也在各類語言中自由穿梭，沒有絲毫違和感。

聽着隔壁桌不同語言之間的自由交流，我突然覺得，這不正是我以為的香港。華洋雜處，各自安居樂業。語言和所代表的文化之間會有撞擊，也會有雜糅和融合，最終，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，和諧相處。誰也不必遷就誰，誰也不必特別包容誰。齊齊整整，舒舒服服。

開埠百餘年來，大清律例延續最久的地方，莫過於香港。西洋風雨浸潤最深遠的地方，莫過於香港。小到路牌的名稱，日常用語的直譯音譯，大到官方陳述，公共媒體的約定成俗，都已使用得煙火氣十足。香港之所以是香港，僅此一項已無他城可及。在香港的胃口裏，粵菜川菜湘菜魯味京味，調和得恰如其分。法式焗蝸牛德國肘子意大利千層麵英倫下午茶，地道程度已不輸菜式起源地。藉此融匯而成的港式餐飲，自成一派。一度，甚至隨着港產電影和TVB長劇，風靡內地和東南亞諸國。咀嚼咂摸，鹹淡得宜，色澤搭配，賣相出眾，自有一番不卑不亢風騷獨領的姿態。像極了廣受歡迎的港星，敬業、親民，又不失巨星氣度。劉德華、張學友、張國榮，莫不如是。

地處中國南海一隅的香港，地不大，物產不豐盈，能脫穎而出，在全球知名的國際化都市之中，佔據位置靠前的一席，其優越的地理位置，和中西交匯兼容並包的城市格局，應是最基本的底色。種族、人群、語言、餐飲、文化，各美其美，多元交織，相互浸潤，呈現出一種既穩定又不斷更新的流動性。放一架無人機在維港上空盤旋拍攝，鏡頭裏隨便裁切一幀，便宛若一版活色生香的清明上河圖。

最近，城中不少媒體聚焦香港移民問題，其實大可不必為此多着筆墨。一座城市，有舊人決定走，自然會有新人趕着來。選擇就此離開的人，有100個憧憬在異鄉他國開始新生活的希望。源源不斷趕着來的新人，就有101個以求在香港大展拳腳的新機會。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。流水不腐，戶樞不蠹。在千差萬別的個人訴求裏，覓一份踏實樸素的心安理得，才是人來人往的香港，最吸引人也是最質樸的所在。

●周末傍晚人來人往的中環碼頭。 作者供圖